2026年10月24日 星期六
本版责编 裴秋菊
电话:010-64299522 E-mail:zgwhb2017@126.com
中国文化报

沐浴红土圣地的光辉

刘清沧 文/图

“群山往复水东流,陆上铁龙柳下舟。章贡两江如玉带,横腰一系是赣州。”一首高铁上口占的小诗,寄托着我奔赴赣南红土地的满心期许,也开启了我的赣南红色朝圣之旅。

青山依旧,红土铭心。时隔经年,重访赣州于都、瑞金、会昌三处革命圣地,依旧心怀滚烫、敬意满怀。这里是红色中国的摇篮,是星火燎原的沃土,更是伟大长征的始发地。三座城邑,一脉红魂,静静镌刻着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的峥嵘岁月,承载着中国工农红军万里远征的壮阔序章。行走其间,沐浴红土光辉,回望近百年峥嵘,初心与敬畏油然而生。

高铁穿行赣南群山,车窗外叠翠连绵,风物清朗。章、贡二水环绕城郭,如玉带横腰,锁住千里锦绣,亦承载着一段滚烫厚重的红色岁月。蓦地,车厢里一曲温润深沉的旋律响起:“一送(里格)红军(介支个)下了山,秋雨(里格)绵绵(介支个)秋风寒……”一曲《十送红军》,将我的思绪带到了1934年深秋的于都河畔。



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。

于都河水汤汤,承载史诗泱泱。1934年10月,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,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。彼时秋风萧瑟、秋雨连绵,中央红军集结于此,8.6万余名将士即将踏上远征之路。沿岸百姓燃火把、架浮桥、捐门板、输粮草,十里长堤灯火绵延,万千民众含泪送别。万里长征史诗自此开篇,中国革命涅槃新生自此启航。

文脉不息,红韵勃兴。于都是中央苏区全红县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起源地,亦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发源地。烽火年代,中共赣南省委、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扎根于此,天主教堂改建的省委旧址,见证着苏区干部筹粮筹款、扩红支前、转运物资的日夜奔忙。1935年2月,中共中央分局、中央政府办事处迁驻井塘村,苏区最后一场文艺汇演在此落幕,以文艺聚力、鼓舞民心,掩护主力红军转移。

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柜中,陈列着一双绣球草鞋。这双看似普通的草鞋,无声诉说着一对年轻恋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,对爱情与信仰的坚定抉择。编草鞋的姑娘叫春秀,绑绣球的红军战士叫谢志坚。辗转战斗的长征路上,谢志坚把春秀送他的草鞋随身携带。新中国成立后,谢志坚终于回到于都河畔。他依然珍藏着那双草鞋,期待与春秀的重逢……这双绣球草鞋,不仅是他与春秀的爱情见证,也是许多红军将士爱情的缩影。

瑞金,古为象湖,唐天祐元年(904年)因“掘地得金,其兆为瑞”,始名瑞金。千年以来,中原客家文脉南迁于此,与本土风物交融共生,孕育出崇文重教、忠义赤诚的人文底色,为日后红色星火燎原深埋文脉根基。风雨如晦的岁月,瑞金扛起了中国革命的希望。1931年,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,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于此萌芽,璀璨的苏区文化在此兴盛传扬。

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,有一棵传奇的樟树,因树枝上挂着一枚仿制的炸弹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据讲解员介绍,红军长征前,毛泽东在叶坪村居住期间,经常在这棵樟树下读书看报、与群众交谈。1933年春天的一天,毛泽东在旁边住房内办公,国民党飞机对叶坪进行轰炸,一颗炸弹掉落下来,正好卡在这棵樟树的树枝中,没有落地爆炸,在当地留下“古樟伸枝接炮弹,主席树下静观书”的佳话。

一方红土育忠魂,一寸山河载风骨。当年的瑞金仅24万人口,却有10万儿女请缨参军,5万余人慷慨殉国,上万英烈长眠长征途中,以血肉之躯守护革命星火。如今境内留存叶坪旧址、沙洲坝大礼堂、红井等100多处革命旧址,一砖一瓦皆藏初心,一草一木皆叙峥嵘。星火起瑞金,光辉照山河,昔日燎原火种,终成照亮民族复兴的时代光芒。

会昌,扼赣粤闽三省通衢,踞赣州东南腹地,山水清嘉,文脉绵长。北宋年间,因地凿石得砖镌有“会昌”篆字而得名。千年郡县更迭,山河风貌依旧,风骨历久弥坚。这片灵秀沃土青山叠翠、碧水绕城,是当年中央苏区的南大门,在中国革命史诗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。烽火岁月,会昌是闽粤赣边区革命斗争的核心枢纽。1927年,南昌起义大军南下于此,打响会昌战役,斩获南下首胜,七位开国元帅齐聚征战,成就佳话。1934年盛夏,毛泽东登临会昌城外高峰,览山河壮阔,回望革命征程,挥笔写下《清平乐·会昌》。其中“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这边独好”,既咏会昌山水灵秀雄奇,更抒革命者历经风雨、初心不改的壮志襟怀。

热土不负忠魂,青山不负赤诚。当年近4万会昌儿女投身红军,7万余群众踊跃支前,7700余名英烈舍生取义、血染青山。1934年深秋,红九军团万余名将士从会昌集结出发,奔赴万里征途。如今境内40余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静静矗立,承载岁月记忆,赓续红色文脉。

此刻,驻足红土圣地,回望万里征途,毛泽东《七律·长征》的磅礴诗韵萦绕心头: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五岭逶迤、乌蒙磅礴、金沙浪涌、铁索寒悬,漫漫征途险象环生、千难万阻。红军将士以赤心为炬、血肉为盾、坚韧为骨,踏平坎坷、冲破封锁,于绝境中突围,于困顿中前行。这首诗是万里长征凝练的文学写照,更是长征精神鲜活的精神坐标。

诗以言志,文以载情。瑞金星火燎原,会昌风骨长存,于都史诗启航,三地一脉同源、文脉互通,共同构筑起赣南厚重磅礴的红色文脉,串联起中国革命从星火初燃到万里远征的壮阔征程。寸寸红土藏风骨,声声回响励初心,百年红色基因,早已融入山河肌理、浸润民族血脉。脚踏热土,追思峥嵘,览山河胜景,感岁月流芳,我遂作小诗寄怀:“红色之都瑞金城,于都起步始长征。会昌风景犹独好,千古精神千古情。”

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九秩风云激荡,九秩薪火相传。昔日烽火硝烟散尽,满目疮痍的山河已然锦绣安宁、国泰民安。然而,那段艰苦卓绝的远征岁月、浴血坚守的革命风骨、纯粹赤诚的信仰力量,从未褪色、从未远去。长征不仅是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行军,更是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,淬炼出坚韧不拔、众志成城、无畏牺牲、奋勇笃行的崇高品格,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。

寻石灵壁

朱皓

古城灵璧(古时多写作“灵壁”),枕淮水、倚平川,自古便是钟灵毓秀之地。上古之时,先民于此繁衍生息、拓土开疆,孕育早期文明星火。被誉为“中国四大名石”之一的灵璧石,更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文化瑰宝。灵璧石形成于震旦纪,经过亿万年地质变迁、风雨打磨,成为寄寓华夏审美意趣、文人风骨的风物典范,于世间绽放璀璨异彩。

《尚书·禹贡》以“泗滨浮磬”四字开启灵璧石的千年文脉。上古之时,泗水之滨的灵璧磬石即为徐州贡品,供庙堂祭祀、天地礼乐之用。“予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。”磬石敲击而出的清越乐音,沟通天地、敬祀神明,见证华夏早期礼乐文明。汉唐盛世,泗滨磬石入贡,岁岁不绝。两宋风雅,灵璧石随花石纲浩浩北运,陈设于艮岳御苑。及至清代,乾隆南巡亲览奇石后盛赞,御笔题赐“天下第一石”。

“山川灵秀,有石如璧。”灵璧一石可藏丘壑、可寄幽怀,石体参差错落,自带苍玉风骨,叩之则清越泠泠。古人品石,素以“皱、瘦、漏、透”四韵为宗,灵璧石不单兼备此四般妙处,更添“清、奇、响”三重特质,以“七绝”冠绝天下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素来爱石,曾在《双石》中写下:“回头问双石,能伴老夫否。石虽不能言,许我为三友。”这份以石为知己、寄情顽石的文人情怀,亦投射在灵璧泗滨磬石上。他曾作《华原磬》辨古今石韵,直言“泗滨石,泗滨石,今人不击古人击”,于气韵清正的灵璧石中安放刚直守正之襟怀。

北宋大文豪苏轼亦与灵璧石结下深厚情缘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他途经灵璧,造访张氏兰皋园,在《灵壁张氏园亭记》中记载:“其中因汴之馀浸以为陂池,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。”园中堆叠假山的灵璧奇石,不求艳色、不事雕琢、洞壑天成,与他在《文与可画赞》中寄予的“竹寒而秀,木瘠而寿,石丑而文”的品格不谋而合。

“灵壁一峰天下奇,体势雄伟身巍巍。平地苍龙骧首尾,两片黑云腰夹之。”南宋戴复古在《灵壁石歌为方岩王侍郎作》中,便精准描摹出灵壁石的天然雄奇、玲珑苍润,不经雕琢便自带山林气象。

说到灵壁石,更绕不开千古“石痴”米芾。他敬石如敬君子,每遇奇石,便整冠束带,躬身行礼,呼为“石兄”“石丈”。他一生遍访天下奇石,尤爱灵壁石刚劲朴拙的风骨。据史料记载,他曾得南唐后主遗留的灵壁研山,喜爱至极,抱眠三日,并挥毫写下传世墨宝《研山铭》,成为赏石史上一段千古佳话。

一方奇石养一方风骨。灵壁大地盛产刚劲朴厚的奇石,也滋养着秉性如石、刚毅正直的灵壁人。据清人金埴《不下带编》记载,民间相传钟馗为灵壁钟南村人,天资聪慧、饱读诗书,性情耿直刚烈,赴京应试却遭谗言,愤而触阶。唐明皇感其忠烈正气,册封为“赐福镇宅圣君”,守浩然正气,护人间安宁。如今,在灵壁奇石馆中藏有一方天然灵壁石,形貌神态酷似“钟馗”,堪称奇观。

“垓下古丘藏往事,虞姬青冢寄忠魂。”灵壁是垓下古战场。公元前202年,霸王别姬的悲歌,为刀光剑影的楚汉鏖战平添几分凄美。四面楚歌,虞姬为免拖累项羽,拔剑自刎。这份忠贞,令苏东坡深深动容,他在《虞姬墓》一诗中叹道:“仓黄不负君王意,独有虞姬与郑君。”虞姬重情重义的气节,也深深打动着灵壁百姓。灵壁城东的虞姬镇,正是一代红颜埋骨处,后人世代守护这座青冢,培土凭吊,绵延至今。儿时,父亲单位组织团建,我随他前往虞姬墓。依稀只记得此处草木葱茏,“虞美人”花开正艳,长大后才读懂这方青冢所承载的千古忠贞与柔情。此刻,我忽生遐想:灵壁石多呈黑褐之色,但有少数色如赤血、艳若丹霞,称之为“红灵壁”,莫非它竟为虞姬之血所染?

奇石养正气,沃土孕清风。明代两广总督刘继文乃灵壁人士,他出身寒门,深知百姓疾苦,历仕三朝,为官三十余载,始终以民为本、以廉立身,两袖清风、一心为公,民间将其与海瑞并举,素有“天下清官第二”之美誉。明代灵壁另一位贤臣张僖,主政杭州时恰逢大荒,他倾力赈灾,保全6万余户黎民,仁惠泽被浙地,当地百姓专门立祠奉祀。清代知县贡震,虽非灵壁本土人士,却把一腔仁心倾注这片土地,治水救灾,兴教化、修方志,百姓感念,离任立遗爱碑纪念其德政。

灵壁石这份铮铮风骨,滋养古人,亦照见今人。不久前,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老同学在朋友圈转发《不灭的灯盏》一文,讲述“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”厉恩重的感人事迹。厉恩重是灵璧人,正气凛然,嫉恶如仇,是全国刑侦研判追逃能手。他曾揣着药抓捕逃犯,住院化疗期间仍偷偷去加班。读完文字,我默然为之点赞。细看老同学微信头像,正是一幅仗剑驱邪的灵璧钟馗画。原来钟馗嫉恶扬善的品格,早已融入故土“人民卫士”的血脉与灵魂。

石蕴千秋气,风传万里心。我离开灵璧已近三十载,从投身驻徐州英雄部队的军营淬炼,到扎根祖国东南重镇苏州的海关国门守护,始终笃行本色初心,书写道义文章,如今人生旅途行已过半,但我深知,寻石灵璧,前方的路还很长。

寻诗远方

何处是荆州

文紫湘 文/图

旅途经过湖北荆州,特意下高速,直奔又名江陵城的荆州古城。

“江陵”与“荆州”,历史上是一地两名,交替使用。《三国演义》中“刘备借荆州”“关羽大意失荆州”的桥段,让人印象深刻。但是对我而言,这座古城的吸引力,更多来自2000多年来徘徊于此间的诗人。

“地利西通蜀,天文北照秦”(杜甫《江陵望幸》),道出了荆州“七省通衢”的枢纽地位。这里曾是楚国的郢都,历20位楚王,410余年时间。屈原在这里生活、成长,挥洒赤诚报国之心。李白、杜甫、张九龄、苏轼、陆游等无数诗人途经或寓居于此,留下诗篇。它最早的城墙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,现存古城墙大部分为明清建筑,砖城逶迤挺拔、完整而又坚固。城墙外围引长江水灌注的护城河,“宽可荡舟,深不可越”。

泊车在荆州古城游客中心停车场,径直向前走,首先看到的就是屈原的雕像。这位诗人的出现,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。他创作《楚辞》奠定的浪漫主义文学基因,流淌在其后中国诗人的血脉里。“去故乡而就远兮,遵江夏以流亡。出国门而轸怀兮,甲之鼋吾以行。”这首郢都沦陷后的泣血之作,让多少人深夜泪奔。2000多年过去了,那份对故土的眷恋、对国运的忧思,依然能穿透时空,击中每一个读者的心。

在雕像前伫立良久,脑海里徐徐闪过《离骚》《九歌》中的一些经典诗句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对真理与理想的永恒追寻,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,是中国文学史上“民本思想”之诗化表达。“悲莫悲兮生别离,乐莫乐兮新相知”,是中国诗歌对“悲欢极致”的凝练概括。“沅有芷兮澧有兰,思公子兮未敢言”,开创了古典诗词“香草喻情”传统。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,更是古代知识分子坚守节操的人格宣言。


荆州古城。

顺着城墙与护城河相夹的马道往前走,来到古城的东门,即寅宾门。这是迎接来使和宾客的大门,与其他五座城门一样,是前后两道门的“双保险”设计,两门之间建有一座独立的瓮城。从侧偏开的瓮城小门进去,百步左右即入寅宾门,门洞上的城楼名“宾阳楼”。原先六座古城门上都建有城楼,现在只有东门和大北门两处留存。因此,肯定要登楼观览。

购了门票,傍着城墙内侧的阶梯拾级而上,进到城楼内。在二楼凭栏远眺,历经沧桑的古城风光尽收眼底。城墙内外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内侧是寻常巷陌,烟火人间;外侧是依凭护城河兴建的特大型环城公园,更远处的现代楼宇勾勒出新的天际线。不远处新开的小东门车辆如织,一派繁忙气象,让这座千年古都焕发出青春气息和更加迷人的异彩。长江就在看得见的地方,浩浩流荡。

李白是多次游历过荆州的。在他的笔下,“白帝城边足风波,瞿塘五月谁敢过?荆州麦熟茧成蛾,缲丝忆君头绪多。”(《荆州歌》)荆州既有地理的险峻,也有市井的温情。特别是最后一次的逆旅流放,远赴夜郎,在中途遇赦返还,他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写下那首名传千古的《早发白帝城》: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这种将地理空间的阻隔转化为诗歌激情的飞越,令人心驰神往。

“安史之乱”后,杜甫寓居荆州半载有余,写下数十首诗作。“细草微风岸,危樯独夜舟。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。名岂文章著,官应老病休。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沙鸥。”(《旅夜书怀》),他在长江边上夜泊孤舟,仰观星月,感怀身世漂泊,把自己比作天地间的一只沙鸥,写尽内心的孤独。后又以“老马”自喻,“落日心犹壮,秋风病欲苏。古来存老马,不必取长途。”不以长途为远,仍怀报国之志。

张九龄唐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罢相,贬任荆长史四载。他登览城楼,眺望江汉,寄慨身世,作《登荆州城楼》《登郡城南楼》等篇。苏轼于北宋元丰三年(1080年)贬谪黄州途中,泊舟荆州,登临城楼,感怀三国旧事,写下《荆州十首》。陆游于南宋乾道六年(1170年)奉诏入蜀,舟过荆州,登临古城,北望中原,怆然有感,作《荆州歌》诸篇。他们如候鸟般掠过这座城市的天空,留下几声清唳,又飞向各自的命运。

或许,荆州这座千年古都,每一块城砖都浸透着诗韵。我从宾阳楼下来,在古城漫步,继续寻觅那些逝去年代的印迹,与先贤圣哲不朽的灵魂对话。张居正故居让我有些意外。这位万历首辅、大明改革的舵手,故居竟如此朴素,与周遭的民居并无二致。

然而,在张居正故居的展厅,我看到了一个文人的另一面。张居正不仅是政治家,也是诗文高手。展柜里陈列着他少年时的手书,笔迹尚带青涩,却已透出凌厉之气。我想象那个在荆州街巷中穿行的少年,或许也曾站在宾阳楼上,望着同一片江水,默诵着前人的诗句。但他最终没有选择做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,而是将楚人的浪漫与热血,化作丈量田亩的尺度、整顿吏治的风雷。荆州赋予他的,不是辞章的华美,而是经世致用的担当。当他以一己之力为衰朽的大明续命时,那些少年时代吟诵过的诗句,早已沉淀为血脉里的底气。

暮色渐起,又从寅宾门出来。晚风拂过城堞,护城河在夕照中泛着粼粼波光,我仿佛看到了这座千年古城最深沉的底色。它见证过屈原的沉吟、李白的狂歌、杜甫的孤独、张九龄的叹息、苏轼的掷笔、陆游的长啸,也见证过张居正少年时挑灯夜读的灯火。他们的诗篇与功业,早已融入这城墙的砖缝、护城河的流水。所谓“江山留胜迹”,留下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古迹,而是滚烫的心跳。我知道,当明天的太阳升起,又会有新的旅人来到这里,登楼、远眺、吟咏,与那些消逝的背影重逢。


灵璧石。 朱建华 摄

■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中国文化报社出版 社址: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:100013 传真:(010)64208704 电话:编辑中心(010)64294608 新闻热线(010)64285598 发行热线(010)64298584
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经营管理(010)64293890 订阅: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.50元